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牆東類稿卷

十九

詳校官中書臣 閔思毅

主事臣 呂雲棟覆勘

謄錄監生臣 程廷璋

欽定四庫全書

牆東類稿卷九

元 陸文圭 撰

傳

朱家傳

暨民有朱姓者以賣撲為業久之精其術輩流莫能及  
呼曰朱家而不名朱挾其術遊貴人之門無不喜之者  
重簾深院風微晝寂外聞闐市喧囂之聲於眾中必能  
認之曰此朱家聲也朱家所至雖兒童婦女皆栩栩迎

笑競逐之其術善以寡得贏以賤易貴以物與人無吝  
色戲取之亦不屑較至有負其直者一毫不貸也故所  
得常倍以閭巷細民致中人十家之產嘗曰吾以十指  
上起家市少年有諂之者曰朱家脅肩諂笑以求媚于  
貴人俯僂終日在地獨不嫌崔烈之銅臭乎請易其業  
朱家嘆曰吾聞勞力者食於人吾儕小人勞力者也吾  
目不知書無負郭田可以具饘粥饑寒迫人且為溝中  
瘠矣今吾鷄鳴而起皇皇焉適市燈昏而歸視吾所攜

具而醉飽之資在焉皆俯僂終日在地之力也然後具  
斗酒七飯呼屠沽兒輩環坐妻子歌呼擊缶酣暢而罷  
為一餉樂也吾何以易此哉古之人淮陰袴下高陽博  
徒率由貧賤致富貴安知非吾輩中人也市人聞之皆  
曰朱家有大志不可測已邠中秋暑一夕而斃行路喑  
喑嗟悼有邑子作詩弔之曰孔方入手便通神使盡機  
關誤殺人血指汗顏貪取利財多福薄喪其身人傳以  
為笑因命其徒歌之為殯露以給葬云陸子曰朱家之

出微矣豈古大梁朱亥之苗裔歟其事鄙俚污賤無足齒錄者然觀世之人巧力較利以術鈎取人貨財者亦獨何異於朱家哉且彼惟目不知書故抵此則讀書而行市人者雖與朱家執鞭亦何辭焉述其事作朱家傳

碑

常州路達嚕嚕齊太中大夫德政碑

皇慶元年秋八月召太中大夫常州路達嚕嚕齊達爾瑪吉爾迪赴闕昭異恩也舊制郡縣官三載成考代至乃

更其有政績流聞素簡上知者璽書寵褒鋒車趣召超  
升內轉不以例拘所以旌良吏風列城也至大初公自  
祕省出牧暨陽歲適大祲菟講荒政首捐圭租務農勸  
分輕刑簡役期年政成今上毓德春宮雅聞公名遲公  
入見勞問優渥將處以機衡之任公頓首力辭丐補外  
增秩二等復出監延陵郡常暨隣壤聲聞素接熟公教  
條甫至之日二邦老稚交迎境上擁馬首不得行郡當  
孔道使蓋旁午調發無虛日同列爭以嚴核為能趣辦

為功公既視事一切鎮之以靜馭之以寬庭無留訟門  
清如水日晡吏散登郡圃多稼亭延接賓僚坐笑從容  
不自知主將之尊也郡多寓貴素不戢下挾羣不逞橫  
里中百姓苦之公至有禦物于道者碎其魁尸諸市主  
為請不能得自是屏迹迄公之去無一人謹于市者庚  
戌秋旱田禾將槁公訪知魏村之金牛山有龍祠晨冒  
暑途走數十里抵湫上焚香未退雲氣郁然五色蜿蜒  
翔導馬首公喜見鬚眉未及齔雨驟至御者進蓋却之



衣帽沾濕觀者如堵舉首加額謂公之有志于民也舊  
歲客舟過昇之龍灣為盜所得衣貨盡沒昇府購捕甚  
急擒十四人庾死一人御史錄囚疑之徙鞫于常公立  
囚庭下察其色有寃且肢體殘瘠不勝考掠為之惻然  
取成款閱實具得誣服狀因破械小揭之潛物色真盜  
踰月晉陵捕江賊八人併獲其贓訊之皆龍灣舟中物  
也盡縱十三囚還家一府大驚公之神政舉斯三者他  
可知也昔廣漢知閭里之姦鄭宏致隨車之雨若水辨

女奴之寃前史以為美談今無愧于古人矣公行有日  
吏民惜其去相與聚謀有欲援漢潁川借寇君故事以  
請者或曰君命召不俟駕乃止有欲援唐寧州狄使君  
碑故事以請者衆曰諾乃鐫石為之辭且系之詩曰九  
州之外人物瑰奇美玉如公簡明惠慈三年報政弗亟  
弗遲泥金尺一命汝來歸臣拜稽首天顏不違蘭陵西  
道五馬駢駢公歸無遽民將疇依維石峨峨下有穹龜  
匪公之美維後之規式崇爾瞻以慰我思

同知江陰州事韓承直德政碑

兩京傳循吏文翁而下幾人蜀郡南陽潁川渤海之地  
不聞有片石紀牧守之遺愛寄吏民之去思者豈當時  
有之而千載之下淹沒刊缺不復可考歟抑古者風俗  
質朴文未工于紀述也漢末魏晉間碑文始出尤盛于  
唐通衢廣野龜趺屹立道傍過者指而問焉則曰某刺  
史某縣令之德政所致也歸而考之史傳則姓名與其  
行事有不合者矣惟羊太傅在荆狄梁公在魏名德最

著當年懷之後人思之出其碑下者為之流涕徘徊而  
不忍去則其仁心惠政蓋有非言語所能形容者今二  
碑之文卒不傳而二公之名與天壤俱則雖無二碑可  
也丁巳之冬余將有遠行鄉人請曰子少止同知州事  
青社韓侯秩滿代去州人德之將刻石以頌需子之文  
余曰侯之德政可得聞歟鄉人曰剛柔相克正直無偏  
侯之德也剔蠹除奸禁暴禦災侯之政也侯之涖職會  
歲大祲務穡勸分恤貧賑寡豪右發廩細民受券是歲

饑而不害杭民告糴省府令派江淞稅戶船粟往哺文  
移峻急侯屢申乞截留綱運止救一州久乃得請百姓  
呼舞米直頓減是其仁也主帥不職屯軍橫里中民有  
訴者侯命擒卒至于庭詰之有小校厯階上挾卒馳去  
侯大怒條軍中不法事將按舉之同列避去不肯署侯  
爭愈力迄取卒致于法城西有奸民假警邏為名橫行  
境上脅取民貲久之益鴟張罪惡盈貫敗獲收繫行賂  
規脫去吏皆許之矣侯持不可窮劾奸狀得罪十數斃

于獄竟除其害是其勇也公退之暇庭寂如水苞苴至  
門閤者拒不納倉庫羨餘例瓜分之侯獨却不受是其  
廉也有挾仇指平民為盜者笞掠誣服侯輒平反之解  
縛縱去訟不已推覈數四卒得實果非盜是其明也侯  
性忠懇待僚寀甚睦而不苟同長官縱其下受賄豪奪  
民妻侯戮于市歸其妻長官怒不恤也尤留意興學校  
修官室教育生徒凡隸于學者不征于鄉儒服踵門者  
倒履迎不及俗吏有謂侯私于儒人者侯笑不答侯為

政大畧如此鄉人之詞未終余曰止為官不當如是耶  
若有他美余不敢請是足以書矣請書之鄉人曰諾請  
為銘銘曰洵美韓侯正直且仁敦我薄俗沃為陽春有  
攀其轅卧于城闔將侯毋歸留惠我民南墉之道江水  
粼粼孰去而思視此刻珉

題跋

跋李良輔傳

友光道示余李良輔傳大旨述其盡忠外舅之家余讀

未終篇掩卷問曰李父母在乎曰無之余曰免矣不然則能無於陵仲子之譏乎昔者韋相擇壻得黃裳晏相擇壻得韓國事業光明照映史牒良輔勉圖之杜富二公亦人耳杜公詆執誼之奸富公斥元獻之黨良輔之所不肯為也然君子不以是咎二公之不義者以其忠且直也良輔之所不能為也若正常之事則無愧之矣

跋徐和父折獄比事

治獄之善三曰公曰明曰恕治獄之弊三曰誤曰酷曰



賄夫治獄者習文法通經術明德化而已至如陰功惡報天地間容有此理而亦不盡然余讀史由漢以來治獄吏如張釋之于定國者蓋寡有則史必書之故為吏者不可不知書徐君和父折獄比事一編條分類析善可為法惡可為戒大抵存心明恕者上也執法奉公者次也畏謹而懼罪者又其次也今之為吏者得是編而師之不必求之殺青汗漫之中而開卷瞭然其為拯救生靈裨助刑政不亦多乎徐君之用心仁矣哉蓋君嘗

吏湖之歸安徽服察情卒辨真盜開釋無辜不畏強禦  
省府聞而嘉之有子早世其子婦能撫諸孤令其孫皆  
克繼先志矣聖朝方崇美化節婦孝孫每加旌表然則  
州縣盍上其事而觀民風者察焉他日泥金詔下華表  
巍煌僕老矣尚能大書特書以記之但慮景純奪去吾  
筆耳君名庭秀父誠甫名以忠號檜巖孫驥麟鳳曾孫  
泰

跋仁軒訓蒙二書

漢郭林宗痛賢黨之不淑隱德不仕然猶周旋京師誨  
誘後進不怠作史者悲之子昭訓蒙二書猶是意耶昭  
困阨不得志歸遁啟峯之陰殆絕世高蹈者方將著書  
立言以利後學非果絕世者也古今簡籍充棟凡經子  
以言理諸史以言事大畧具是二書矣或曰言理者非  
苟知之亦允蹈之言事者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豈空言  
也雖然初學豈遽以是責之哉癸未菊節前二日書

跋曹氏家譜

余幼聞鄉老言後涇曹氏自蘇之梅里徙居暨陽三百  
餘年詩書之澤延袤不絕由章橋迤西抵北至叢桂坊  
院如蜂房家有街道相通時節朔望往來鷄初鳴男女  
咸起盥櫛具冠帶黎明適父母尊長之所省問拜跪祁  
寒盛暑不輟既退男入師塾婦具膳羞閨門內外斷斷  
如也或遇諸途步趨端謹長幼推讓言語敦厚文彩蔚  
然不問而知為曹家子弟也捧鄉書列仕版者金紫銀  
青兩派而下累百十人盛極而衰近世老宿行輩凋落

後生聞見日寡習尚轉移家業頽墜者間亦有之然流風遺俗隱然未艾終非他姓比也余舊與君選德正古直斯立若晦交皆曹之良也年皆長於余皆棄余而死矣若晦有三丈夫子長無易從余學初若困鈍驟進莫禦思如湧泉余甚畏之一日袖攜其家先人所輯宗譜索余著語余讀之慨然羨其家世簪紱之綿長而痛吾亡友手澤之如新也俛仰疇昔人壽幾何他日獲從先大夫于九原握手三嘆不知生平論辯之氣習猶未忘

乎否也噫

跋陸莊簡公家傳

東南人物宋渡江前最盛渡江後則公卿將相胥此焉  
出未有寥寥如今日者也將天之氣數與國俱盡耶抑  
地脈之盛衰不可測也陸仁重之材蓋浙以西傑出者  
百年前後名監司如趙季仁楊伯子范西堂胡石壁指  
不多屈仁重視之無不及焉問之江浙湖廣之人可知  
也况諸公為之易而仁重為之難政事出於一人之手

而擊斷得以自專與同寮參署左右掣其肘者又不同也余與公三世通家情好尤密讀振之家乘所載如其人嗚呼九京不可作矣安得如公輩數十人布滿東南使數百萬生靈病得甦醒得醒哉振之好學自重進退有禮不競於時能世其家云振之鏞字也辛酉清明日陸文圭跋

跋湯北村四六舊藁

北村先生袖示四六舊藁五十年前相與往復者皆鉅

金匱要略全書 卷九  
人達官問之王承福則所巧之屋今不知幾易主矣篝  
燈細讀掩卷淒然若文字典雅精緻在所勿論余獨有  
感於文字之外者矣翁年八十餘寒窻一榻坐閱興衰  
久無復康世志新學晚生直以詞人視之耳嗚呼翁豈  
直詞人也哉

跋周子華詩藁

杜子美為詩家第一非獨以句律之清新格調之高古  
蓋其一飲一食不忘君親厚倫紀憂家國傷時感事慷



慨興懷惓惓不自已王半山題畫像詩可謂得此老之  
心中吳子華周君敷歷江浙以能吏稱余不知其工詩  
也來澄江幕聚首兩載一日出故藁示余伏而讀之歎  
曰此非詩也一以寫其情性之正一以鳴其不平之聲  
而已憂心慙慙終屢且貧者北門之忠臣也役使不均  
從事獨賢者北山之大夫也憂讒畏譏嘆老嗟衰此人  
之常態君獨且奈何哉雖然君之齒未也惜余年邁將  
就木焉不及見君他日展手經綸腰金衣紫載功名於

竹帛此時得意之佳句又何如也

跋澗塘先生詩墨

崇禧方丈獲觀澗塘二詩手墨其一易小米詩兩字終不可省其一送當塗令王大夫入朝八句以頌以規二公皆居金壇去非在當塗治辨有聲後立朝出牧風采凜然惜不大用以歿平國屢召不起至批印紙以自絕中身不任以壽考終俱端平第一流人物距今垂百年矣王之孫釗劉之孫漢余皆與之友釗為暨學糾不知

所終漢今年八十一貧客村墅二公之後遂微悲夫天  
道無親常與善人太史公所以傳夷齊也掩卷悽惻敬  
識下方

跋林彥達詩藁

彥達詩數十篇落筆輒不凡或感慨或瀟灑或雄肆或  
簡淡千態萬狀不拘一律蓋自成一家云余舊於錫峯  
識彥栗適燕識彥廣何林氏之多才也他日得窺全集  
為作小引

跋袁靜春詩

選詩唯陶阮近古神思清曠意趣高遠直寄興耳魏晉  
宋之間廢興之事可感矣悲遇之詩以寫其懷詩不自  
知也况寓之酒乎或譏其流連光景殢情花草似矣而  
非也千載而下復有如二子之所遭者則知二子之心  
者矣具區甫里之間近世有隱君子焉結茅構亭出蒼  
莽之墟樵村漁舍混為一區城市之跡疏而麋鹿之性  
馴嗜欲之機淺而鷗鳥之情親所交皆畸人逸士西鄰

北里詩筒往來清江白月舉樽相屬優游不仕者四十  
餘年今來吳中與其子游而隱君歿久矣示余手澤一  
編伏而讀之體製精嚴而不雕音響和平而不激仰攀  
陶阮俯凌鮑謝而機軸自成一家余恨不獲登靜春之  
堂相與上下其議論而遺風流韻猶隱隱紙上可掬惜  
哉隱君袁氏名易字通父子泰字仲長敏學自修克世  
其業云辛酉清明前三日書于成德堂

跋陳元復詩藁

余讀陳君詩藁擿事充實肆筆壯宕如蜀山雪消春江  
怒漲萬里東注灘瀨不已魚龍蛟蜃蜿蜒萬狀錯出於  
其中偉則偉矣奇則奇矣然詩有句句中有字詩外也  
詩有意意中有趣詩內也他日吾見葦之面而已是外  
也今吾見其心矣是內也此可為識者道少陵云親朋  
無一字老病有孤舟古牆猶竹色虛閣自松聲句與字  
也勲業頓看鏡行藏獨倚樓水流心不競雲在意俱遲  
意與趣也四體具矣科場廢三十年程文閣不用後生

秀才氣無所發洩溢而為詩詩未易學也騷選而下徐  
庾不必學盛唐而下溫李不必學蘇黃而下江西不必  
學下是非詩矣非吾之說考亭之說也抑體有古今性  
有好尚子皮之面豈敢謂如子產之面乎甚欲與君究  
論此事桂山秋風歸思浩然他日獲窺續藁雜子美集  
中不辨當避三舍戊申改元七月既望牆東老叟書

跋苔石翁詩卷

客況句云鴈沈秋驛雨雞送曉窗燈書壁云門當車馬

道簾隔利名心寄友人云病猶有藥扶持老貧為無心  
俯仰人遣興云門因好客時時掃窻為省山面面開右  
澄江詩人苔石翁得意句也詩家與文章家不同詩家  
最難刪前三百篇經聖人手後人議論不敢到建安稱  
七子李杜蘇黃集大成渡江初誠齋放翁後村號三大  
家數其餘江湖詩人一聯半句雖是小家數亦有過人  
者如江西派中人物彭城陵陽南康人皆入社獨未有  
澄江人入社者故自古澄江無詩人噫今有人矣翁名



鑑字君寶繆氏詩號效顰集云

跋蔡檜巖詩後

南史載濟陽考城之蔡年移四代不殞家聲信矣蓋司徒謨生絲絲生緜緜生廓廓生興宗其後有順有約有搏至凝殆八九世高風素節不乏於時江左名族如王如謝皆莫加焉今君俊豈其苗裔耶君俊為僕言世居吳中徙秀之華亭家傳儒素大父棄世時祖母徐年方盛終身栢舟之誓吾父事之甚謹晨夕不離左右以故

薄宦情而遣其子出入世故故姻黨稱吾祖母之節而稱吾父之孝吾賴祖父之慶而又有子三人焉孫一人焉雖無銀鹿之弄而有綵衣之戲矣僕聞之嘆曰何蔡氏之有餘慶也非積善之報耶嘗觀李令伯陳情表祖母劉九十有六奉養不離至言零丁孤苦終鮮兄弟外無朞功強近之親內無應門五尺之童孑孑獨立形影相弔讀者未嘗不悲其志而憫其窮也蔡氏一門之勝李多矣重珪疊組之榮豈足為君道哉

跋夏瑞卿詩卷

戊戌歲瑞卿挾甘石之學訪余滄江之上丙午復邂逅  
于錢唐余尚記君君不余識也蓋相距九年矣君閱人  
多才非沈謝誰能摸索余久遁世偶出于市其友固不  
識耶君愧謝出一巨編南北名流咸在就而閱之有文  
行相副者有名浮一世而實不足者有實有餘而名不  
足者有死而不朽者有不得其死者有老而未死者有  
幼而學者晚而學者有學之進者學之退者窮者達者

明者愚者富者窶者命耶性耶知天之學必有以辨之  
嗚呼豈獨以詩文驗之哉以其時考之可矣余晚學而  
退者故云仲春上澣橋東老叟書于流福橋西之寓舍  
跋蔣民瞻詠史詩

昔西山編文章正宗歌詩一門委之劉潛夫以世教民  
彝為主凡涉閨情宮怨者皆勿取後潛夫自作十臣十  
佞等五言百首句簡而括意深而確前無此體視胡曾  
咏史直可唾去選詩如昭君秋胡羅敷等辭直鋪其事

而已未有斷以己意者杜牧桃花夫人赤壁等絕則拗  
峭為工而斷以己意矣然僅一二首而止不如潛夫之  
多延陵蔣民瞻博學雄文妙年登第流落不偶卒老荆  
溪之下八十餘年手不釋卷作通鑑擬古七言絕句六  
百餘篇悉取一千三百六十二年間大事參以先儒史  
評斷以己意從而褒貶之較潛夫多數倍篇篇精詣可  
讀余掇其尤者數十首如咏田單云仁義寧容詐力欺  
火牛計豈出神師自緣騎劫來何晚不是田單智較遲

范雎云入秦已報魏齊仇功縱無成合退休豈是甘心  
延蔡澤定應回首鑿穰侯坑儒云六籍咸陽烈燄紅諸  
生方士一丘同後來猶有高陽客笑著儒冠揖沛公蕭  
何云沛公諸將入關初蕭相謀深總不如秦府盡收圖  
籍去不知博士有遺書陳平云一雙白璧贖君過四萬  
黃金買主疑自是楚人愚易入誰言漢計盡能奇丁公  
云鴻門舞劍甘為虜廣武杯羹脫若翁為楚不忠如定  
罪未應項伯後丁公張釋之云盜環犯蹕得輕論廷尉

持平信不寬誰為絳侯書牘背此時何事竟無言王賀  
云不堪漢法似秦苛狗鼠紛紛觸網羅繡斧盡從天上  
出赭衣轉見路傍多田延年云空倚前功羞唾背漫追  
往事痛捫心儼車自謂罪猶小驂乘誰知禍更深魏相  
云洞洞天聰達四門清明重見漢乾坤方懲私室伸公  
議更倚旁蹊借裏言二疏云都門供帳擁安車多少公  
卿愧不如他日更憐蕭太傅晚年竟死石中書韓延壽  
云此心元有吏民知恩信分明不忍欺御史他時來案

事可曾閉閣試深思元帝云豐邑貽謀數世仁奈何漢  
政雜周秦亂由恭顯誰階禍儒用韋匡豈識真薛廣德  
云中人怙勢權偏重君子寒心道浸消空濺車輪污頸  
血安危元不係從橋王鳳云漢火熒熒漸欲灰一天黃  
霧密難開昔年神爵書何瑞應為陽平獻兆來王章云  
奏上囊封分死忠直排昏霧徹天聰牛衣女子區區見  
欽永諸人政與同孔光云昭陽殿裏方專寵安漢門前  
競貢諛後世無從窺諫草當時還有一言無梅福云一



尉孤忠鬱莫攄恐者漢室墮新都寧甘去作吳門卒猶  
勝稱為莽大夫逢萌云冠掛都門海可航誰扶漢室立  
三綱身名當日憐宣武官爵他年笑紀唐鮑永云漫將  
深意托朱紘寄與東鄰美少年玉骨終當同穴朽主裳  
更忍為人妍桓榮云老更親枉乘輿迎三歎儒風盛永  
平漢治不蒙稽古力諸生徒羨一桓榮管寧云擾擾干  
戈京洛間海雲空濶老龍蟠他時建業徵書至渾作蔬  
畦瓦石看荀彧云萬騎潛驅走賊營子房可是善籌兵

兗州便作關中看九錫他時更死爭呂蒙云分取荊州  
一半回舊盟赤壁冷如灰阿蒙不識同仇義夜半白衣  
搖櫓來李密云聞道凌華醉撫床天邊鴻鵠且迴翔夕  
陽亭下晉日短不及事劉光景長潘岳云潘郎信是拙  
謀身甘作奴顏拜路塵漫賦閒居誇止足白頭終負太  
夫人王戎云早年曾作竹林游身到三公未肯休誰道  
清談多廢事不妨終日弄牙籌張華云空羨鷓鴣託一  
枝位高身與國俱危斗牛早識豐城劍星拆三台自不

知張彞云銓選無分赦羽林當時有識共寒心洛陽運  
去將分鼎懷朔人歸盡散金蕭衍云佛說當來割體膚  
太平寺主老仍愚是身三捨非真捨捨與河南一跛奴  
梁元帝云同室相屠危社稷擁兵不下棄君親何言萬  
卷有今日自是六經中罪人齊後主云翟衣馬上苦匆  
匆北旆南轅莫適從鄴下不憂無斛律并州更恨有延  
宗并州平云秦王神武非人敵一戰盡收河以東棄地  
債軍渾莫問在廷賜帛賞誰功秦王云兩矢臨湖太白

秋上皇方泛海池舟房謀早贊周公事魏諫終忘子糾  
讐放宮人云玉顏空閉掖庭春君寵雖踈聖德新粉黛  
三千棄如土何須更進一才人武后云漫留富貴托英  
公老將何堪制女戎長髮初來感業寺白頭直到上陽  
宮平高麗云三十年間幾戰攻坐看諸將取遼東武功  
幸可誇來世家事應難告乃翁李敬業云風馳一檄挾  
軍聲可恨思溫策不行孝逸能為灌嬰計英翁何假子  
輿名玄宗云樓西花萼倚雲端玉笛琵琶樂且湛百福

殿前晨省闕五王帳裏夜游酣肅宗云乘輿西去撫軍  
東寶冊寧須蜀使通良娣翟禕心更急黃袍肯釋望賢  
宮德宗云猜心往往忌人言却要推誠待吐蕃自是平  
涼多伏甲空教伐竹大安園高駢云成都冤婦訴將伸  
延閣妖徒術豈神要向天邊騎木鶴那知地下縛桐人  
王師範云小車載仗固忠謀遣質求降竟恐羞衽席一  
言身族滅當時只合死青州朱溫云初被梁家新袞冕  
盡臣唐室舊衣冠乃兄醉眼分明處祇作碭山一盜者

郭崇韜云位極功高讒隙開欲謀還鎮更徘徊后宫巧  
結終身援誰道軍中教旨來李知誥云金陵城闕勢龍  
蟠攬鏡時時發浩歎受禪老臣應恨晚更求益壽餌金  
丹其餘佳句可摘甚多茲乃玉中之天球珠中之夜光  
也余表而出之後之讀者慨然有感於其迹忻然有會  
於其心其於世教民彝未必無補云

牆東類稿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牆東類稿卷十

元 陸文圭 撰

跋

跋杜東洲詩後

歲在辛酉始識東洲杜君於蘇臺見其魁岸英宕真奇  
男子也不知其為詩人甲子夏五余自容山抵舍案上  
忽見東洲詩集手不及盥快展疾讀盡一卷如入武庫  
戈甲劔戟森森逼人於是蹶然笑曰此非東洲之詩乃

唐人古句君拾得之耳五言律似王維姚合下及劉長卿七言如許渾崔顥絕句亦不讓岑參杜牧之蓋東洲好游北窮松漠東望海若有司馬子長足跡不到處宜其詩發揚蹈厲奇中律呂可附極玄又玄之後也欲為痛著數語而余駕方稅君舟已邁遂有餘恨他日寄全帙來銀梓當以序引見囑庶蠅附驥云

跋陰德詩後

善惡之報有以理推之者以氣推之者理所當然而氣



適與之符則其應也如響理所不然而氣之感也厚則惡亦有時而不報理雖正而氣之植也偏則善亦有時而不報若是者總歸諸天而天亦不能以自必故凡經傳所言善惡之積而祥慶殃咎之必至者常理也如伯夷餓比干死顏子夭則理之所無而氣之變為之也嗚呼此聖賢之所不言而存世教也其意微矣仲鼎父論鄧伯道之事謂之裁度義理不當棄其子則可謂因如此而獲罪于天遂絕其子則不可伯道以石氏之亂不

得已而棄一子天猶絕之則永嘉之末盜賊羣起殺人  
以千萬計天乃愬然不省而皆俾之橫行得志又何耶  
余謂報應之理天不可知而不幸者當歸之命人之為  
人但可為善而不可為惡則不易之性也然為善者尤  
不可有責報之心有所利而為之為善必不誠則欺天  
矣仲鼎父以為如何

跋般若心經

心者佛之別名心外無佛佛外無心是心也神妙卓立

不與物俱靈光獨耀迥出塵根不立文字不由見解風  
幡自動兒啼自止若夫向塔相輪邊走去西川看競渡  
便被狐精勘破此理如何天英上人示余楷法心經余  
不通梵書讀之正自解其意據注家以色受想行識為  
五陰眼耳鼻舌身意為六入色聲香味觸法為六塵而  
楞嚴悉指為虛妄然則不妄者獨此心耳注家又以苦  
集滅道為四諦諦者審也審其理也又以菩提薩埵為  
覺而有情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為無上正等正覺波

羅密多為到彼岸以華言梵音又文之以理不知彼葱  
嶺以西諸國語果如是耶余獨愛其心無罣礙故無有  
恐怖之語以為有合于仲尼觀呂梁伊川渡漢水之意  
然西方之教以無心為主魯東家之學以正心為主此  
理又何如各請天英下一轉語

跋邵僧坐化偈

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彼以天屬也安上人  
不念其親有疾弗療趺坐瞑目默齋翁不念其子方懼喜

讚嘆真以為往淨土生蓮花也是之謂見解是之謂了  
空是之謂瞿曇氏之學其心術冷冰冰地其天性離矣  
安乎惜無以曾子易簣之事告者翁乎惜無以子夏喪  
明之事告者雖然曲士不可以語道者束于教也余之  
謂矣久欲與迎福老辨析此義當暑未竟

跋黃子高先誥

金鳳黃氏世為暨陽望族家譜傳二百年舉字子高余  
同年友篤學力行克紹其家延祐甲寅初行貢士法子

高首中鄉試授常熟州學教授待次未上一日攜其六世祖諱待聘誥二通示余盥手捧讀其一通紹興三年七月可右迪功郎逸其首云止奉公體國宜加獎錄八字是時官制分左右左為有出身人今日右不知其獎錄之因攷之宋史元年六月邵青叛引兵趨江陰二年五月浙部淫雨害稼先數日江湖寇多網運不繼罷發運司公之受賞意其非糾合民義則納粟賑饑所謂奉公體國者此歟其一通則淳熙十三年四月可贈通直

郎因公之子安豐判官諱澣引郊赦恩乞賜其父者也  
按譜澣字濟卿紹興十五年乙丑劉璋榜登第距乃翁  
受賞時不過十有餘年後仕至朝奉郎提轄行在推貨  
務然則翁義方之教積善之慶槩可見矣君子之澤踰  
五世而猶未斬予高方昌而大之嗚呼太行王屋之山  
真可得而移也又嘗記渡江初陳去非與席大光避地  
湖湘不過詩詠自娛無濟時康國之志相繼被召三年  
陳自中舍除小天官席由吏書拜參去年八月孟庾擢

同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移屯金陵今詔中所書參知  
政事出使吏部尚書闕者此也權書洪擬則當時在禮  
部請兼用詞賦經義取士者也先是呂元直自江上歸  
過姑蘇守臣席益請去瑣闥黨魁呂大喜於是呂復相  
益入朝而給事胡康侯奉祠詔中給事中唐傳必代康  
侯者也不著其姓史無所考捨經明行修之安國用無  
所知名之唐傳將涉千里却騏驎而策蹇驢相業如此  
恢復何望焉阜陵無宰相若王季海之奸邪梁叔子之



庸默在所勿論卷中姓名歷歷可指追思曩昔撫几三  
歎使鄭叔則聞之必大笑曰何預我邪丙辰七月望後  
閱董弁所著閑燕常談云建炎三年正月黃唐傳為中  
書舍人然則此人姓黃數月後必又遷給事矣

### 再跋

余跋後數日因閱中興奏疏胡明仲言於思陵曰今典  
章文物一切掃地百司庶府殆為虛設其必不可闕者  
惟吏部戶部為急誠使江淮兩浙湖北並依八路法慎

擇監司而付之則吏部銓事亦復減省不過置侍郎一員郎官兩員胥吏三十人則所謂磨勘封叙奏薦常程之事一按而舉矣又曰所謂宰相之任代天理物扶顛持危其責任重非特早朝晚見坐政事堂弊弊然於文具之末而已明仲此疏正建炎三年九月為起居郎時呂頤浩為相惡其切直罷之今觀此詰呂書字甚謹推賞一迪功亦親視之他可知也非明仲所謂常程文具之末者乎覽之太息後五十年至淳熙間選人勅黃左

右相皆免書不知始於何人建明當攷

跋柳公權帖

原注盛明卿藏

帖云近過雲安種種未及但深反側外日虛獎甚幸臨行不敢詣某呈歐跋云柳君此帖清奇出塵在諸石刻上深有晉人骨法數百年手削存乎其前景仰高風也

吾友石君孟光祕收修為跋之後又有臧彥發喬仲山跋史不載誠懸出處不知以何年月何事到有杜鵑處誠懸以忠諫自結主知亦何待人獎借未有呈字必上

達官惜不詳姓名耳廬陵公跋謂此帖出塵在諸石刻  
上此墨蹟也以此石刻何耶况大和開成距宋昭陵亦  
未有數百年也歐跋不偽但恐不在此帖上耳石君孟  
光臧君彥發至仲山已三易主又為明卿所得君其慎  
寶乃今數百年矣

跋麥舟卷

范高平清規粹德精忠偉度為宋名臣第一忠宣為之  
予豈不知父志與父之量麥舟之事乃其淺鮮者故誌

傳皆不載不足載也或者疑其不稟命想視此數石之  
麥為重耳夫聞斯行諸有父兄在子路所聞所行有大  
於此者矣非麥舟之類也又有一說曼卿年長於希文  
其視忠宣猶孫行也人徒知范公父子之好施而不知  
曼卿豪放之氣輕視富貴非大賢之賜則亦不屑受也  
令人慣道一乞字而甘食嗟來之食夫豈知芙蓉城有  
仙人哉

跋坡翁與承天明老帖

坡集板行甚多何掄所編三蘇大全最為叢雜該備皆  
不見此帖何也坡再游錢唐與南北兩山諸僧最稔所  
謂靈山高入自有緣契者然別去五年已有湖上僧舍  
不復往日之歎遼鶴重來當何如其感慨耶

跋放翁與文定劄子

始意文定公帥越時與山陰往來必稔今睹墨帖所謂  
拜違崇仞者是此翁曾至吳鄉也又有假鉞視師語而  
封函之首呼制置資政同知此必嘉定更化後再起帥

金陵時也三幅合為一通劄子提頭體當然放翁老矣  
舐犢之愛情類楊彪亦恃公知己也

跋蔣良貴梅堂竹亭二記

梅堂竹亭二記與鶴山書院拱極堂矩堂相表裏皆端  
嘉一時崇尚理學之文前乎曾蘇無是也又前乎韓柳  
亦無是也非無是文也無是識也嗚呼美哉文靖之辭  
精贍文忠之辭明暢忠文之辭簡質一以世教民彝為  
主藹然仁人孝子之用心也又豈可以文論哉伏讀三

歎敬識下方

跋陳忠簡公駸與子帖

前輩謂不可觀人私書私則不可傳也弗私何害忠簡  
與四九郎帖持身以潔訓子以儉藹然有范文正歐文  
忠家法賢矣哉或謂後溪除命公實沮之疑黨韓者然  
已已之罷與諸賢相前後終不與余端禮京鏜同升公  
豈黨韓者耶疑史評未當

跋丘文定公手帖



戊辰己巳年朝廷多故方隅不靜蜀寇未平西泝歸峽  
東出利閬兵鋒所交積骸枕山壑流屍散江而下赤白  
囊警報無虛日謠言煩興民聽惶惑夏秋旱虐赤地干  
里餓殍滿野余老病卧家祈死不能適丘君立中攜示  
先太師文定公與其冰翁吳刑侍書得之渭陽家手澤  
如新余讀之三歎是時公自樞密院檢詳予祠起知武昌  
淳熙己亥歲也書中首言祈雨百方不應村疇缺食繼  
言彊盜劫殺閬倅歸倅皆傳聞不得其死散榜捕緝而

實不然然湖寇因此平靖有將錯就錯之語凡此數條  
皆與今日事相類殊可怪也上距百五十年矣然淳熙  
何如也天運回還陰陽長歇人事變更竟何如哉末言  
辰沅杪板價直緊厚者不易得之為僥倖余將就木猶  
未辦此李孫之櫛不可畧取掩卷憮然

跋趙學士書

宋廣平梅花賦有虛谷獻之仁近三先生跋公自叙云  
垂拱三年戰藝再北客館東川觀牆陰梅花托根非所

感而作賦皮襲美見而稱之竟失其傳三百年後復出  
諸老先生考訂精詳援據該博無復加矣於公出處進  
退之義未之及也余獨怪垂拱何如時十月為坤黃裳  
易位天地閉草木為之不蕃此賢人括囊而隱之時也  
廣平方欲出任又恨其登第之不早何耶東川非其所  
鳳閣鸞臺乃其所耶公剛腸嫉惡勁氣逼人老而彌篤  
誠為可敬計作賦時牝雞老嫗尚未得二嬖也羅織之  
禍諸賢駢首就僇後人哀之而亦惜其才之輕試也公

鞫獄太原而出使方力爭之幾不免虎口設有不幸不  
過如洩冶之徒終未合遽伯玉君子之道故君子貴時  
中尚知幾若公晚輔開元正色立朝永保貞固相業居  
第一則議者無訾焉余頃在吳子餘書凡見公梅花賦  
未識偏旁讀不成句與今本絕異未知孰是所謂作賦  
補亡則虛谷以為忠定伯紀山村以為文清太初二李  
不同誠伯紀也足以配廣平然恐太初為是更考之宋  
歐陽光祖壽丞相亦賦此

跋子昂寫韓詩一首與鄉貢錢子原求跋

昌黎屢舉不第遇陸敬輿知貢舉乃始得之感知賦上  
光範三書皆貞元八年以後事遇不遇命也何汲汲若  
是耶然識眞者少世無敬輿將終身不第矣雖終身不  
第而日光玉潔之文萬古不磨豈明水一賦顏子一論  
能盡其槩耶趙學士所書古詩筆法雄健似不為子原  
設諸君期子原科第者淺之焉知子原者矣

跋王本齋畫像

總管王公幼躋膺仕江浙淮湘啟歷殆遍每一官畫一  
像讚者盈軸莫不羨其金章紫綬之貴優加陟任今居  
嚴陵府幕他郡縣有事輒委君治之以廉能著聲江浙  
云君三衢士家今寓錢塘

跋三生圖

按三生圖出袁郊所記而坡仙嘗手抄成傳以補天竺  
故事葛洪稚川之歌可謂夙契守儒端士多不之信夫  
精氣為物游魂為變而非輪迴之謂也原始返終則知

死生之說伊川謂當於原字上用工夫又曰須是自得使當元祐間館閣爭論時或及此則必當與坡力辨不尤甚於哭則不歌乎簡卿出千里臨本示余書此一笑

跋李良心萬里江山圖

前代畫山水名家如大小李將軍范郭諸人尺楮丈素價重連城千金不易以其所繪似真山水也然而羈人逸士多居山澤而貪夫籠山澤之利者赭山而採竭澤而漁所謂山深無計避征徭而魚鱉子告勿語桑大夫

者不幸而遭之雖欲捐宅舍棄墳墓避地遠去而不可  
得可為世道歎息周子華示余李良心畫本余睨視之  
峯巒草木鬱鬱蒼蒼萬里江山一覽而盡余驚問曰此  
何境也其某州某縣界邪有長江之葦邪有空山之石  
邪吐舌久之手捲還客

跋十梅圖

靈隱老子跋云自召南說命言梅之實後梁唐宋詩人  
止咏其花以為世道不古余乃為解梅嘲云古今咏梅



多矣自水部至茶山一聯半句收拾圖中殆盡然有遺  
恨半山真字裝字韻唐律七言老坡魂字韻古風三首  
精巧絕唱皆不入選是殆不可以筆墨形容其標格香  
韻超出色空眼界如謂言花不言實為古今世變之驗

莫太殺風景否昔吾鄉余卿一遊梅臺之下俯見橫枝  
蘸水嗟賞久之左右進曰覆侍郎此名消梅味極佳余  
不覺失笑由今思之當併入叢林公案也壬申建子月

書

跋海棠圖有數鷓鴣集其上

沉香亭美人殢酒睡未足豈堪聞枝上啁哳之聲使九  
華帳裏夢魂驚耶

題索句圖

咸平以後景祐之前結廬孤山有隱君子焉詩案無塵  
維寂及玄冥搜物外隱几嗒然影香得句佳處參禪起  
視湖光霜月在天梅瓶無香茶鼎無煙悵鶴夢之俄空  
泣茂陵之遺編畫史雖工意妙不傳

題空隱和尚行卷并謝草蟲之惠二首

大隱非隱真空不空空在實裏隱在顯中儒釋兩家同  
異曰將無同

蠢蠢含靈各有佛性活者即動死者便靜死活只在紙  
上要人究意

題畫牛小卷

枯梢淺草兩牯且行且啣童子困卧其上殊自得也視  
其狀貌朴野必不能角上掛漢書讀項羽傳雖然日長

睡足欠伸時不識字更佳也

銘贊

存存齋銘為金尚志作

存存之義本乎易繫君子存之庶民反是存之有道養  
吾夜氣晝之梏亡則不存矣成性天與何待于存閑邪  
則誠多欲則昏勿搖汝精毋滑而魂虛以待之衆妙之  
門噫此求仙之術非吾儒之言

安處善齋銘

人之為善皆有四端意所由來尤貴審觀所由雖善必  
察所安聖人知人如是而已董生之論蓋本諸此孔以  
待人董以處己人已雖殊善則均耳以危為安以出為  
處曠宅弗居保於逆旅凝水焦火戒其傷汝

玉泉銘為琴士劉伯賜作

三閭之潔孤竹之清萬古空山化為泉聲洗月涓涓度  
風泠泠游魚出水誤作琴聽

石澗長老贊

水流涓涓久滴石穿磨成鏡面底不是磚

古碣長老贊

苔封老樹槎牙藤穿怪石頑獷半夜山空月明倒浸一枝梅影

瑞芝贊

公車入閩仁風載揚協氣嘉生煒煒煌煌華粲紫金膚凝截肪繪以為圖播而成章咸曰休哉維公之祥匪公之祥邦家之光

枯木畫贊

石瀨涓涓細水無聲西風葉脫老木孤撐碧篠叢茁青  
苔側生飛離兩兩山中來者見人不驚翔而復下此為  
何處莽蒼之野

文

勸農文二首

每歲仲春勞農於東郊此古之禮而朝廷之令典也州  
縣長官以勸農事三字繫之職銜之下於事為重詔書

每下率以農桑為王政先申明禁約唯恐不至旬容一小  
邑土瘠民貧近行移坊鄉凡有閒田隙地廣殖桑棗爾民  
亦既忻然趨令二月始和農出在野縣官率其屬以延見  
父老非為文具務敦實業爾父老率鄉之子弟惟勤惟謹  
勿惰勿游勿好勇鬪狠勿飲博爭訟惟耕蠶是務耕蠶者  
衣食之本不耕則饑不蠶則寒饑寒迫於身則放僻邪蕩  
無所不為伊爾父老之羞爾其訓教之西成之後農時有  
隙子弟各入鄉學習以孝弟忠信所以崇鄉里之化也若



夫苛征慢令貪刻以厲爾民縣官所不忍為益思檢身  
繩下以無負于爾百姓父老在此吾不食言

農重事也州縣官以勸農二字繫銜每歲春月延見父  
老於東郊誠之農事禮也夫水旱之不時此天數也隄  
防必築以泄水患陂塘必浚以通水利修水旱之備也  
人事不盡諉之天時爾農所以重困一夫不耕或受之  
饑一婦不桑或受之寒衣食不足而有饑寒之患則不  
肖之心生爾農戒之哉古書有之若農服田力穡乃亦

有秋服字有用力之意力字有勤勞之意不用力不勤  
勞即是惰農惰農安有秋成之望繼自今父訓其子兄  
詔其弟妨農之事一切不為毋游手好閒毋沈酗於酒  
毋好勇犯上毋不孝不友有一於此官有常刑此又爾  
農所當勸者其敬聽吾言毋忽

戊辰勸農文

暨陽一小州土狹民貧官府治從簡易一毫不肯科擾  
近者口鹽徧敷塘夫遠役出不獲已然且多方區畫害

不及細民爾父老所親見也去春饑民在野為之貸糧  
接濟僅免流散夏秋蝗蝻繼發極力收捕幸無害稼歲  
小登一冬雨雪愆期深為爾農憂之二月初吉田事載  
興長官親出東郊勸耕雖循舊典亦欲延見父老巡省

田里爾等一鄉之老當帥一鄉之子弟胥訓告胥教誨  
浚乃溝洫慎乃隄防利乃耒耜修乃疆畝事事有備有  
備無患又須孝養父母弟遜兄長毋淫于逸于游惰農  
自安不勤不勞越其罔有黍稷爾農戒哉其或好勇鬪

狼博夾飲酒聚其淫祀驅誘良民邦有常刑罪及爾身  
弗可悔

君山東嶽行宮求雨文

禮經有云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君山郡之主山惟靈坐  
鎮此地血食千載今民以旱告田苗將槁吏奔走不遑  
靡神不舉卒莫我聽謹再拜稽首請命于爾有神神其  
相之錫以甘澤使苗勃然以興乃亦有秋豈惟吏塞其  
責神亦有辭於民敢告

本州城隍求雨文

時雨愆期常暘告虐旱勢太甚王廟食此地與吏共職  
斯民吏之不職罪也王坐視民困而不為為之易耳吏  
之力不及此敢告

茅山廣濟廟祝文

雷平之池小龍在焉旱禱輒應以膏我稷黍前代賜額  
相沿至今奉命而來酌水以獻

龍光廟祝文

龍光之廟距縣二十五里神龍所寢雲雨興焉潤澤一方有功得祀敬以香幣用致上命

青元觀祝文

雨三日以往為霖黑潦滿道民不適有居祠屋方修將有乘赤鯉而來游者敬率弟子躬候水濱願施斬蛟之劍永寧下土

張大帝祝文

惟神發源桐汭茲為行祠石柱硯池尚存飲馬之跡治

水有功法宜得祀欽帝之命顯王之靈爐香未轉降福

孔嘉

原注圖經載禱  
雨爐轉不已

張烈帝祝文

惟神平亂有功遺愛於丹陽延陵之境今隣國為壑湯  
湯方割能不動心乎靈與天通有求必應

張帝祝文二首

惟神在昔佐帝有功環江東之境皆神所部今一邑之  
水未至懷山襄陵神之治之何難之有

近頒詔旨以神顯跡于江海之間進崇徽號亦既奉牲  
以告矣今秋陽杲杲憂心如熏神恐坐視之乎驅震駕  
風起蟄龍而鞭之神之職也奉答休命庶其在此

武烈帝祝文二首

神之烈顯於武德之初神之靈通乎百世之下廟食於  
此者宜以救民為心久旱無雨民咨胥怨敢告

惟神當武德之初作輔偏方有功濟世司徒之號自梁  
迄今旋加帝封廟食南土東門有祠邑人所瞻敬致蘋



藻具揚休命

沈王祠祝文

原注王諱慶之

惟王晚登極品罄竭孤忠主昏不明卒殞厥命大節凜凜廟貌如生下蜀之山北枕江水朝命致享敬弔英魂



牆東類稿卷十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牆東類稿卷十二

詳校官中書臣 閔思毅

主事臣 呂雲棟覆勘

膳錄監生臣 汪 祿

欽定四庫全書

牆東類稿卷十一

元 陸文圭 撰

說

文說

西州史敬輿嘗為余言漢唐宋以來良相能吏謀臣武將代不絕書獨文章之士鮮得漢董賈兩司馬劉向揚雄班氏父子而止耳王褒崔寔而下不論也唐韓柳宋歐曾王蘇而止耳李翱皇甫湜秦而下不論也宋渡江

後詞章愈盛古體逾遠獨朱子詩賦本騷選文視韓蘇而理勝之其餘葉正則以下各自名家六十年來影響殆絕將盛極而衰歟抑待乎其人也敬輿此論上探前修下期來哲余聞而太息焉然嘗論之古之所謂文章非言語之謂也道德仁義之精華禮樂法度之彰著皆其具也然典謨訓誥誓命之書坦明溫厚已非秦漢經生講師所能道而三百篇章句皆出於微臣寡婦寺人伶官之口何其粲然而成章也蓋周召而上文章皆實

用孔曾而下文章皆空言空言者言而不見用非無用  
之空言也以無用之空言而後世能言之士如向晨之  
星稀踈絕少豈不大可怪也哉自唐以來朝廷百司用  
人無方惟翰苑非文章之士不預所以承恩寵備顧問  
參謀議職諫諍位親而地禁非止典誥代言以風天下  
而已唐以陸贄李絳為之宋以歐陽修蘇軾為之則人品  
知也夫文本於理根於識昌於氣兼之者賈董而下諸  
人雖不居翰苑名猶著也翰苑創於唐開元間六百餘

年學士名不著者何限然則視文章之能否知翰苑之  
盛衰居是職者學宜益懋行宜益修名宜益著故居之  
而不忤不然則昌黎氏必傲之矣因與友人論古今之  
文而併及翰苑之職縱書以贈之

靜菴說贈都瑚布鼎錄事

夫子言仁智動靜以其體壽樂以其效對舉而互言之  
無先後也子思言喜怒哀樂之未發發而中節則兼體  
用包動靜而戒慎恐懼與夫慎獨之旨則用工於未發

之先未發體也體則靜也特不顯別之耳直至濂翁太極圖說方出主靜二字蓋太極分陰陽陽主動而陰主靜易不曰陽陰而曰陰陽靜居動之先也天下之動紛綸交錯而吉凶悔吝之所由生吉一也凶悔吝三焉動之不可不謹也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人極立矣常人感物而動動不知止故流於惡而失其性聖人全動靜之德而本之於靜者誠之復而性之貞也無欲故靜者非言人之欲也言天性之本然欲之未萌者也



此固造化之根底聖人所為主之者也人能寡欲以至於無則靜靜則可以希聖矣古潤錄事長官瑚都布鼎字成之登己巳第泮檄至澄川訪余蓬蒿之下相與講明太極指要因求靜菴說於余余謂主靜之說先儒盡之而菴字獨不經見成之曰紫陽亦嘗以晦名之矣無傷也余曰然於其行書以贈之

心說贈凌湛然

湛然者存心養氣之學以靜為主而動生焉非如室虛

生白心齋坐忘又非如枯禪入定常惺惺法如鏡之磨  
一塵不留如水之澗一波不起雲影天光上下昭徹豈  
胷中擾擾終日昏昏者能識之哉宣城翁以此自號而  
松雪齋為之書其人可知

琴說贈朱老

唐郭琴師善者能鼓十二絃生雲中流落湘南子厚為  
之誌墓而悲之錫峰朱老年七十餘以能歌聞諸公皆  
俎豆之然守古道不變不為俗耳所便故與箏師同一

不遇一日訪余齋中袖出詩數十首自言將道江涉淮  
以游余時方與諸生溫舉子業取四十年前蠹冊子據  
槁梧呻吟不絕聲諸生見之皆大噓余歎曰是奚噓哉  
我異彼幾何王式老矣諸生強之出安知不被拘曲之  
譏乎不惜歌者苦但傷知音希朱之心余知之余之心  
朱未必知也悽矣

漁隱說贈顧仲仁

古之隱於漁者雷澤潛龍也物論當以磻溪為第一人

富春次之玄真子江湖散人以下不數蓋呂尚非隱素  
負鷹揚之才坐磐石以待天下之清後車載去則牧野  
檀車煌煌之事業立談可辦至封營丘已百餘歲矣子  
陵與文叔幼同學龍上天而蛇獨處足加帝腹亦狂奴  
故態安知其應天象邪建武不出則無可出之時矣然  
雲臺中着不住此人今海陵顧君仲仁韜光於絲緡之  
下其將有渭叟之志耶抑終無故人之情耶吾聞仲仁  
富而好禮喜賓客重然諾有古烈士風朝廷方寤寐英

豪非熊入夢恐不免耳彼唐張陸之徒不過騷人詞客  
聊以自娛烏足為仲仁道哉古之有道者在緇帷之林  
湘江之潭河汾之亭姓名俱寂寂不傳其寓言乎或真  
有避世之士也仰高山揖清風吾方尚友千載他日與  
仲仁頌蓋當細評之與和李瑞卿將如海上訪隱君持  
吾說以往為吾致意仲仁慎勿披羊裘物色者至矣

菊隱說贈趙與民

菊有黃華色之正也夕餐落英味之烈也以制頽齡性

耐久也周濂翁以配隱逸之士得非以淵明故耶籬之下山之北悠然其間興直寄焉耳意不在菊也祖為荊州牧孫為百里宰官職高卑不論而卯金代典午矣靖節仕焉是烈女更二夫也歸來詞不作可乎然菊一也

生於柴桑之徑則流芳百世生於南陽之潭則遺臭萬年物固係其所遭故耶伯始為三公顧不如一處士耶然則出處大節君子所宜講也永嘉故趙惠王七世孫由道敏而好學退然自得不與時競來澄川游其外舅

張侯命之曰菊隱美其志也尋謁余求其說余謂君生  
侯王家妙齡秀發不可當吾世而墜先澤邦有道則見  
為三槐王為桐木韓世濟其美暨功名獲遂然後歸隱  
在晚節之香不亦可乎今母太早計傳曰君之齒未也

梅齋說

唐垂拱中宋廣平隨叔父客東川覩墻陰梅花託根非  
所為之賦後百餘年皮襲美見之疑其鐵腸石心乃解  
吐婉媚辭殊不思梅於花中品最清高凌厲月霜傲睨

冰雪正可與鐵石心腸人對襲美雖知廣平恨不知梅  
耳梅豈愛人嫵媚者哉燕山倪使君佐溧水長興兩州  
廉介清苦挺身拔俗有梅花之風骨父宣慰公在常德  
時實生使君庭有古梅一株異甚虬枝老幹圖傳江南  
兒時憩其下思之不忘故凡所至輒以名齋昔孤山處  
士以一聯得詩名王沂國以半絕為狀元宰相陳簡齋  
以五首受知思陵參大政固係其所遭也哉梅不自知  
也處士清流占斷湖山絕景使君今已貴宦固當遜渠



一頭孝先之事業去非之文章請在所擇若夫荒陬野  
水茅屋踈籬此老夫得句處游者毋涉吾地使君笑曰  
吾于此興復不淺

姚原魯字說

柯山姚君名洙友人字之曰原魯而求說於余原魯省  
其外舅以吾先生於澄江學舍歲一再焉余與之接溫  
裕而甚文宛然魯國男子也名不虛得矣按洙水出魯  
城北下流合於泗泗大而洙小故不儕於禹貢兗州濟

潔灑沮之列然所以得名者以尼父在焉尼父嘗曰洙泗之間斷斷如也魯道衰矣當日魯國止有儒者一人則吾東家是也凡為東家之學者必體忠信性仁義冠園冠而知天時履方屨而知地形然後可以稱縫掖之衣否則齊秦之夸燕趙之雄鄭衛之靡未許其一變至道也吾聞周大夫有原伯魯者不說學閔子馬譏之曰學殖也不殖將落今原魯賢而好學猶當以周大夫為戒也夫

張仲易字說

永嘉張君耕叟淳慤端厚重然諾遠勢利善人也信人也客吳中與余交二十年君晚得子篤敏可喜既弱冠而孤遂從余游學進未止後婿于甘露林氏不見者十有三年今年春謁余於成德堂上氣局老成言動謹飭學益進而未止問其年曰三十有一矣問其字曰名彬字則未也余曰字朋友之職也請以仲易代子字何如夫易之道至矣仲尼七十學易猶未彬彬而待於數年

之假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幾豈易言之韋編三  
絕十翼乃成子年未及仲尼之半後生可畏然自可謂  
無大過而不學也哉夫文學彬彬士也文質彬彬君子  
也學易彬彬聖人也吾子慎擇之矣余老且死將見爾  
先人于地下亦有辭焉

徐宗起字說

余始至句曲之寓舍麻尉挾其隣之子以見容止可觀  
問之徐姓自強其名余笑曰不祥宋開禧宰相之名也

聞者唾去請更之歸而告其父父命之曰起宗謁字於  
余余曰甚善請字以宗起或者怪之余曰事載北史昔  
元魏專尚門地薛宗起以不得入郡姓碎戟于地孝文  
帝謂之曰卿非宗起乃起宗也夫尚門地而不拔才能  
魏之敝法也魯之三卿孰若四科故立宗起家士之事  
也揚名顯親孝之終也容山縣之徐舊為著姓世有聞  
人自崇明寺以西接棟皆徐也而君非其宗君年甚少  
刻苦力學卓然自拔于流俗從師取友孜孜如不及父

仲傑亦篤於教子屢謁余致意焉君肯構肯穫于公之門將自此高矣昔昌黎作城南詩先輩皆謂退之不當以科舉利祿訓誘子姪獨涪翁不以為然蓋恐此論淪於高虛而不趣於平實也大抵古今之學不同鄒魯以前是一種議論漢唐以來是一種議論如夏侯勝韋賢桓榮之徒史為美談退之與魯直識見亦畧同未可全以為非也姑寘勿論讀書自是關君門戶事君必勉之

陸安仲字說

易卦彖下繫元吉者一象下二十有二元大也吉祥也  
陽剛則吉陰柔則不吉中正則吉不中不正則不吉元  
吉之義獨於鼎卦繫之者鼎器也夫器置諸安處則安  
危處則危安則吉庶人之吉求安而已无望之福不可  
覬也无妄之灾不可值也故居仁由義心廣體胖一身  
之安也事親敬長宜其家人一家之安也鷄鳴為善風  
夜終譽一日之安也家有餘慶子孫逢吉百世之安也  
富壽康寧天之所以與我者修身立命則我之所以事

天也天隨子之裔孫元吉字安仲請其說於余余為之  
演其義云

曹氏四子字說

原注代  
若晦

余生辛亥二十四歲得子甲戌年也明年遭亂又明年

子以疫死余憐而詩曰始意麒麟天上送豈期蝴蝶夢

中飛後八年以某氏子為子名之曰易易性純謹沉靜

不事華飾年踰志學欲從黃冠游余不許改名之曰無

易後十年得子曰玄又得子曰觀曰寧一日無易再拜



請字余曰按禮字朋友之責也雖然靈均亦嘗受字於伯庸矣無易吾字汝以守一一則不可易矣玄名之曰無言字汝以守中汝惟多言余故戒汝時然後言則人不厭是之謂中觀名之曰無妄字汝以守常無妄者無所期望也禍福無常唯人所召當守常以應之小寧名之曰無咎字汝以守貞無咎者善補過也過則有咎無咎則吉在其中非守之以貞者不能也四子來前汝皆知吾所以名汝字汝之意乎名生於義副之以實必敬

必戒蚤夜以思書曰若考作室子弗肯堂矧肯構易曰  
幹父之蠱意承考也吾子將奚從貳以二參以三非一  
也智者過愚者弗及非中也虛而為盈約而為泰非常  
也言偽而辨行偽而堅非貞也有一于此鄉黨州里行  
乎哉吾族居暨三百餘年今傳在汝汝其保之吾老矣  
四子再拜請書訓于簡乃命長子無易書之

江子強字說

句曲江聲伯名其子曰南傑友字之子強求其說於牆

東叟叟曰義在中庸之十章子弗聞乎昔者仲由問強  
夫子告之以南方之強北方之強君子之強釋者謂南  
方之強即君子之強非也南方柔弱北方剛勁皆以風  
氣論南雖勝北律以中庸之中皆墮於一偏章內有兩  
君子寬柔以教之君子僅對死而不厭之小人非強哉  
矯之君子也惟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有道不變未達  
之所守無道不變平生之所守是為義理之強是為君  
子之強是則中庸之不可能者蓋南不及乎強者也北

過於強者也四者之強強之中也長其善而救其失抑其偏而勉其全子路為善問者夫子亦善告之也嗚呼子強懋戒之哉以弟子之問為自己問以聖人所答為自己耳聞此讀書法也捨是余無以告子矣抑論語載子路好勇處皆初見夫子時事晚年進德殆不可量子思論智仁勇次之舜顏回之後孟子論改過遷善列之禹與舜之前游夏求賜不得與焉蓋子路乃曾子之所畏故思孟皆推尊之傳載其屹然執干而舞者豈升堂

之由也哉

程光道字說

樂源程君子敬以選為句曲令其子益從余游益字光道義取於易余演而伸之益之為卦巽上震下陽下居初陰上居四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先儒謂凡卦中有光者原注致皆屬陽如光明光大光亨皆是蓋陽則有光堂說陰無光也然光欲晦晦則明欲潛潛則著欲損損則益書曰謙受益謙之彖曰天道虧盈而益謙下濟而光明

故曰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蓋謙中有益裒多益寡也  
益中有謙自上下下也兩卦相須君子象之若震兌之  
未光咸之未光大屯之施未光夬之中未光皆陰陽失  
位失中失正也嗚呼吾子慎之卑馬以自牧也歛然以  
自視也遷善如風之速改過如雷之烈風雷交益木道  
乃行篤實輝光所以日新觀國之光所以尚賓體達用  
也馬存有云來春江南林谷之下聞北方有齧齧者必  
子也夫

李叔成字說

燕山李繹侍尊人復初來尹暨陽遂從余游年未弱冠  
立志超卓敏而好問進莫之禦同門之友字之曰叔成  
義在子語太師樂之卒章繹相續不絕也成樂之一終  
也何止言樂學亦猶是何止言學道亦猶是學必時而  
習習又當至於樂道不可自畫畫又甚於力不足續之  
則緝熙光明不續則間斷荒落周頌兩言繹思尋繹而  
思念也商頌兩言思成思而成此人也斷章取義思過

半矣樂有八音獨奏自為始終小成也八音並奏始金  
終玉大成也小成夷惠也大成夫子也乃所願學夫子  
噫今之成人者何必然得見武仲以下四人之長亦可  
矣復初天下士也今移守淮陰弓冶之子必為箕裘藝  
成而下且然况德成而上者耶

朱子才字說

金鳳朱君元士隱居湖莊以行義稱年幾耳順一日謂  
雪村上人曰吾名元士元士視子男古爵也吾布衣終



身名不稱是請更之曰士元而謁字於牆東叟叟聞之  
曰可哉子生三月見於父父命之名二十既冠而字故  
子已孤不更名今曰士元乙之也非更也字朋友之職  
也乃字之為子才昔魯子敬謂劉玄德曰龐士元非百  
里才也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展其驥足耳龐之才高  
於伏龍鳳雛第一流人也龐以才見用不幸早世君之  
年乃過之而困阨不求人知將抱才不用耶抑有待耶  
雖然犧樽青黃乃木之灾擁腫拳曲天年以永然則才

一也將為有用之用耶為無用之用耶請上人更下一  
轉語壬申夏五牆東老叟書

荆石和尚字說

晨坐容山齋房三僧入謁其一永嘉俗單氏名玘字荆  
石顧余若有所請余扣之曰玘珮玉也而代呼以石義  
何居師曰玉亦石也荆山之下以玉抵鵲人以為寶我  
以為石余因舉荆山有二條馮翊富平之山北條之荆  
也軒轅鑄鼎處南郡臨沮之山南條之荆也卞和抱璞

處師曰足既剛矣何不携隻履去空教小兒啼則麼余  
笑曰是真難滅是假難瞞師若不怕路滑他日迴荆山  
去拈拄杖擊石三石當點頭

法城和尚字說

有一比丘發宏願心手捧淨土提金剛杵自葱嶺西至  
震旦東築大法城內包須彌山以恒河沙為界開甘露  
門啓三途列寶坊創立精舍中有鴈堂青蓮花樹有菩  
提無根自生草有苾芻冬夏長青設小乘中乘大乘以

戒定慧守之統八萬四千有降魔無數來攻輒敗走世  
尊一日親至城下以鞋尖踢倒曰作麼障礙衆生一片  
開田地凡聖同居自往自來不亦善乎比丘合掌而去  
南游金山登妙高臺指江水東流曰好一箇背水陣侍  
者執拂在旁蹠而請曰收汝心兵師無言下臺去

賦

修泮宮賦

中山晉人氏容三峯之下飲水著書一日出游曳屣而

西訪古茅洲言至其闈有宮嚴嚴宅坤之隅蒼龍蚺

原注渠以行蟠紫鳳軒翥而翬飛華表遠停於鶴鶴馳

道橫截乎虹蜺兵欄畫祭原注戟靈瑣金鋪原注銅山

截薛以為基門閤原注音閤而無旁形墀之內實為中

唐原注廟勢塏而雄脉珀原注而剛省薇綴萼以交莠

原注音公槐鶩廕而遠揚瓠原注音堅緻於磬原注音

美甄原注音紺碧而泉香循陔而上原注殿涉拾

原注音以登扣玉祀原注音徹朱扃乃炳蕭原注而

薦毛瞻司寇之儀刑鞞麇裘之歌既往袞章甫之貌如

生四配十賢會弁垂纓降阼階而下廡列影像之參差

步周流而四顧手執乎化人之裾絢五采以熒煌紛纒

原注

赤色

原注

堊

原注

以相輝殷

原注

刻桷

原注

承

原注

承

棖

原注

畫棟

原注

飾櫨

原注

編欄

原注

闕切

眩目

莫知所如

書聲

喤呬

原注

振于齋扉

絲竹在堂魯音尚遺見執經之童子衿青青而佩觿進

三揖以雍容呼使前而質之寢廟奕奕經始何時肯構

乃艱肯穫為誰豈尼山之有靈悼梁木之將危或見夢  
於匠石而攬指於工倮童子啞然曰噫吾邑有賢大夫  
維伯休父而弗聞乎大夫之賢也脫粟一器水薤一盂  
雞鳴視事琴罷而哺馬首蹻蹻孔庭是趨我侯戾止多  
士從止獻材輸直徒匠傭止箴者輦者繩者尺者鑿

原注

才取切

小鑿也

者斲者鉞

原注 鋸也

者戚

原注 斧也

者挺者埴者墁者填

原注 塗也

者俯而覺者仰而坻

原注 塗也

者昏而鑿

原注 飾也

者隳

而壘者人徒見今日燕雀之賀成而不知往日鷓鴣之

侮毀也驚鑣寂寥侯未下車莞兒牧豎于刈于芻鴟雛

啜其水若爾角蹴於園蔬或斗原注音音而殿原注音音或

窪而泐原注音音或窳窳原注音音而不平或艷艷原注音音而

而無色風箔颺以颺颺原注音音而雨原注音音而雪

雷原注音音凝塵黦黦原注音音停濁漶原注音音而湯原注音音

虞庠半給於晨炊焦尾旋供於夕爨簞簞不飭籩豆乃

亂疑伐樹之不容似率野之興歎非我侯之廉仁孰製

錦而一新彼食桑之鳴鳩亦懷予之好音於是晉人聞



之拊髀雀躍命童子泚筆矢口而作非能繼泮宮之頌  
聊以同魯人之樂也

靈臺賦

原蒼籙之開基兮始於有邰之封塞向而堦戶兮幽原  
之風去之岐山之下兮如歸市之從世世修德兮至西  
伯而作邑於豐天下三分而有二分兮七十里之圃而與  
民同時游觀而節勞佚兮望氛祲而知吉凶經之營之  
兮庶民來攻於論鼓鐘兮靈臺辟靡臺下有囿兮鳥飛

而獸伏囿中有沼兮游魚充牣乎其中樂民之樂兮不  
煩於民力憂民之憂兮自朝至於日昃歌大雅之洋洋  
兮知文王之有靈德自驪山之舉燧而鞏洛之東移故  
宮廟為禾黍兮况一臺之遺基周道鞠為茂草兮我心  
西悲嗚呼噫嘻章華之長鬣兮楚敗姑蘇之游鹿兮吳  
亡通天承露兮求仙滄邑歌風兮思鄉何後人之侈靡  
覽陳迹而堪傷惟有惜中人百金之產猶鬻鬻於文王

天爵賦

墨卿問於楮先生曰子亦見夫曼倩之設難子雲之解  
嘲孟堅之答戲誇綬冕之榮羨卿相之位或釋褐而待  
詔或紆青而游說當塗者升雲先驅者擁篲鋪張守金  
張許史之業希慕乎蕭曹平勃之智怨沉埋於執戟歎  
落拓於給事嗟得富而失貧憂朝榮而夕頽間微審於  
禍福稍推遠於聲利或默守於太玄或誦言於六藝以  
是為達人之大觀處士之高致口不道乎忠信行不履  
乎仁義何昔人識見之卑而議論之蔽也先生曰吁道

之不明我知之矣昔者尼山毓聖玉振闕里抗高情於  
浮雲寓至樂於飲水知潔身之為非卒周流而不仕孔  
楹既奠繼鄒孟氏謂萬鍾而何加眇千駟而弗視指義  
路以必由擇仁里之為美忠善而教於人信實而有諸  
己曰人人之有貴非趙孟之可比登壠為人之所賤乞  
墦為妾之所恥抱浩然而獨存凜聞者之興起孟軻既  
沒無有乎爾正學化為異端斯文失其宗指氣質雜人  
之性利祿薰人之髓迂儒坐守於章句墨客徒工於文

史縱不嬰情於人愛安得究心於天理卿徒誚夫數子者學不知方吾亦誚卿不探鄒魯之精微而徒怪班揚之侈靡也爰有大物勢踰卿相位軼王公不輶軒而榮不衮冕而崇貴非趙孟而莫能使之賤富非晉楚而莫能使之窮心既廣而體胖內自重而物輕靡名途之汨汨絕利窟之營營臣愚不識願聞其名曰此非居安宅而弗危者耶由正路而弗歧者耶為人謀而內自盡與人交而外不欺者耶雞鳴而孳孳與人而共為其人似

子輿又似乎子車次是則樂正克之徒歟仁義既有忠  
信不薄居之無倦為善最樂夫是之謂天爵

民巖賦

容成大庭尊盧赫胥結繩而治野鹿標枝居無所為行  
無取之鼓腹而遊含哺而嬉世德不衰至於伊耆微服  
康衢問於童兒在朝在野不識不知鑿井而飲耕田而  
食擊壤之老何知帝力載黃屋兮非心除土堦兮三尺  
崇伯子之守邦始謂民之可畏貽厥孫而失之興哀歌

於洛汭慨予懷之凜凜曰馭民如馭馬邦無本而不寧  
民可近而不可下南伊闕而北羊腸兮予及汝以皆亡  
左孟門而右太行兮不能過檀車之煌煌何仁人之岨  
起兮如磐石之安也弔二國之墜命兮猶立墻之巖也  
茲太保之相宅兮祈小民之誠也思東山之滔滔兮何  
庶殷之頑也旦暨汝奭兮往新邑以觀也三塗嶽鄙拱  
天室兮何桓桓也宅爾宅而畋爾田兮從爾遷也歷三  
紀而無虞兮固封守之難也奠九鼎於邾鄆兮天命其

猶未改宮鄰金虎兮忽二周其安在據峭函而擁雍州  
兮臨不測之谿罾魚倡於大澤兮曉關之騎已西持灞  
上之牛酒兮聽三章之初約喜劉氏之寬兮厭嬴氏之  
虐信人心之嶮巖兮覽興亡而三歎知崇高之不可恃  
兮當於民監

河圖賦

崑崙莽莽積石峩峩長源西來溢為滎波蒼精薦瑞龍  
馬浮河赤文炳耀綠字森羅於是鉅窺天地之文微察



鳥獸之情鑿混沌之七竅剖元包於五行八八而畫卦  
陳五五而變化成坎一六而水會巽三八而木生四九  
進金於乾剛二七合火於離明象數已滋文字不傳潛  
羲文之一心開先後之兩天思鳳鳥之弗鳴悲魯叟之  
暮年感會昌之妖符疑張掖之涌泉起安國於西京招  
關朗於河東乘月到於天心訪華陰之睡翁翁手畫於  
一圖寄百源之山中何竊更於劉牧幾混雜於龜龍賴  
鄒訢之見還轟雷聲而啓蒙

河源賦

將遠行而無所止兮乘文鷁以周游指大陸而尋九河  
兮求碣石之所由西泝龍門而訪禹跡兮三千里而至  
於積石欲窮源之所自兮路荒遠而沙磧想博望之僂  
槎兮載漢節於西域究兩源之分合兮出葱嶺與于闐  
之國又東注蒲昌兮一名泐澤遭吾道夫崑崙兮路茫  
茫兮阻脩揚霓旌之藹藹兮鳴玉鸞之啾啾朝發於隴  
西兮夕余至於臯蘭之山中高而四下兮水澄瑩而

潺湲流既遠而色漸赤兮混濁流而相連石壁峭立於  
兩崖兮水盤束於其間忽山開而岸闊兮豁然奔放而  
不還聲如萬雷之噴薄兮擊沙石而靡林巒吾令蛟鼉  
以梁津兮詔西皇使涉予得支機之巨石兮見天漢之  
織女濯余髮兮消盤聊逍遙兮容與

高祖斬白蛇賦

秦失其鹿兮天下並驅山鬼獻璧兮祖龍其祖冒魚剖  
腹兮丹書出叢林舉火兮鳴妖狐驪山兮桓桓送役徒

兮入關慷慨兮悲歌壯士一去兮不復還等死兮求生  
何如竄伏荆榛間夜行兮被酒風蕭蕭兮澤水寒有物  
兮蜿蜒白質兮屈蟠行者辟易而不敢過兮矧可得而  
犯干亭長醉而起舞兮徑乘怒而往觀提三尺而一揮  
兮分首尾之兩端儵忽而不見兮惜莫知其故也何物  
老嫗兮哭聲之載路也陰靈之連蜷兮揮霍而變化金  
天氏之衰兮火德以霸當是時也宮中之獻鹿未指灞  
上之降馬未迎而芒碭鬱葱之佳氣已屬之龍準之真

人矣豐雲起泗水沸沛風揚五載而帝業成擊筑而歸  
故鄉於是仰悟東井之精俯協赤符之靈天人合應以  
發皇明厥後彭城元王之裔實開江左劉宋之基方其  
微時人莫之知偶伐荻於新州射長虵之委蛇見青衣  
之童子潛擣藥而傳之謂寄奴之不可殺顯吉兆於神  
竒信王者之貞瑞必獲助於神祇履巨跡而吞玄鳥兮  
皆可信而無疑覽史牒以興懷遂援筆而鑄辭憶唐朝  
之制舉嘗命此以為題胡白傳之佳篇反見黜於有司

然至今長慶之集猶存而一時中式之賦則磨滅而無  
餘信乎文章之有定價而考官不得而瑕疵者也

木鐸賦

異哉鐸之為器也金口而木舌維孟取之月建為警衆  
而特設道人在夏兮司烜在周日食必戒兮火禁必修  
震雷發春兮先三日以令布行人采詩兮爾乃徇之於  
路智者創物兮命之以名或象其形兮或取其聲禹垂  
鞀以聽夔假韶以鳴鑄師奏鑄鉦人司鉦茲鐸之制始

於何世嗟爾封人尚識其制方轍之環兮息駕乎儀之  
野彼何人斯兮請見於從者既出門而歎息兮必有得  
於所聞悼天下之無道兮喜天之未喪斯文集大成兮  
終始金玉聲振兮條理想聲容之美盛宜聞者之興起  
鳴丹求之鼓兮和季路之琴取瑟何意兮擊磬何心匪  
鐸之為鐸兮聖人之德音惜招搖而過市兮或仰視乎  
蜚鴈遂行在陳兮歸歎之興歎曳杖而歌兮寄餘哀於  
梁木升堂闐其無人兮空聞絲竹

萍實賦

發郢都而出脩門兮過夏口而東游  
凌陽侯之汎濫兮將運舟而下浮  
舟不行兮夷猶寔誰留兮中洲沅相兮  
無波漢水兮安流朝騁鷺兮江臯夕弭節兮北渚采芳芷與杜若將以遺兮遠者波滔滔兮來迎魚鱗鱗兮媵予忽有物以觸吾舟兮疑搯洲之宿莽其形之圓兮色赤嗟荆楚之人兮莫識索瓊茅以筵蓐兮命靈氛為余卜之靈氛告余以吉占兮惟伯者可以獲之終亦莫知



其何名兮遂遣使於東國非玄聖之博物兮亦孰知為  
萍實如斗兮如日味之甘兮可食信童謠之不虛兮吾  
聞於陳之野何所獨無芳草兮烏得而嗜之也雜江離  
與杜蘅兮寧芙蓉與蘭英雖洵美而不適口兮又況夫  
萍蘗與芹羹岷江萬里兮日夜東注芋姓為墟兮奇物  
千載而不遇令騷人之想像空援筆而為賦